

不讓鬚眉的女作家－李清照

王學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 助理教授



讀過歷史的我們都知道，宋欽宗靖康元（1126）年，金兵攻破汴京，次年又俘虜了徽、欽二帝與后妃太子宗戚共三千餘人；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自此大宋江山隔著淮水、長江活生生地斷碎成半，連帶地歷史場景也被迫二分，化為後人口中所慣稱的北宋與南宋。可想而知，這場變局不僅撞裂大宋版圖，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更是生命境遇不得不改寫的當

口。尤其那些戰亂中決定隨著朝廷遷移的北宋人民，國既破家又亡，飄泊流亡成了往後南方生活的、心靈的唯一註腳，昔日北方種種安穩與歡欣也只是此生永遠的鄉愁，反而強大了無所遁逃的存在悲感。本文所介紹的李清照，其波折起伏的一生正如此不偏不倚地跨越南、北兩宋，從女性視角以符號文字為我們見證一場時代的變動離亂。

李清照，自號易安居士，山東歷城縣（今山東濟南）人。相關於她的生平遇際留下來的資料並不多，就算李清照親自撰寫的第一手文獻〈金石錄后序〉，也只是梗概描繪，我們知道她生於北宋神宗元豐七（1084）年，死於何時卻不可考，約莫是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1151）年之後，應該活了七十多歲。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官至禮部員外郎，是當時著名的散文家曾經受知於蘇軾，而被稱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母親王氏知書善文，為狀元王拱辰的孫女。在父母的薰陶下，李清照自幼便喜好詩文，十一歲不到已受到晁補之等人的讚賞，尤其她又好學，記憶力甚強，如同〈金石錄後序〉自述：「余性偏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這段記載說的雖是婚後與丈夫烹茶猜書以決勝負的生活趣事，卻也點出李清照勤奮好學、博聞強記的事實。生於書香世家，父母皆具優異的文學涵養，加上後天教育與自身努力，難怪展露與其他女性迥異有別的不凡表現。翻閱李清照的未婚少女時代，受到父母呵護寵愛的無憂生活不難察見。〈點絳脣〉裡是這麼描寫自己的：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入來，襪劃金釵溜，和羞走。綺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在露濃花瘦的暮春清晨，一個在園中嬉戲的天真少女，嬌美而慵懶，「薄

汗輕衣」的姿態勾勒，透露了自適無人的盡興。妙的是下闋詞，忽然驚覺有人闖入，連鞋都來不及穿，僅能著襪的「溜」走動作，不但攪亂了原本從容愉悅的緩緩畫面，同時又生動地帶出嬌羞的少女心態。然則少女畢竟是少女，羞却總究一閃即逝，敵不過好奇的趨使，所謂的「嗅青梅」無非給自己的「回首」找一個藉口罷了，而初結未成熟的「青梅」意象，恰恰又點出含苞待放的青春生命。這麼細膩的情感，李清照竟然透過短短的詞作精準地刻劃出來，彷彿一幅畫似的，令人腦海中清晰浮現一位天真而不做作，俏皮卻不失莊重的少女形象。

應該是十八歲，李清照與太學生趙學誠結婚，其父是時任吏部侍郎徽宗時官至宰相的趙挺之，趙明誠也會詩詞，尤好收藏歷代金石書畫，無論家世背景、興趣愛好，兩人宛如天地之合，一起以讀書為樂，一起蒐集金石古玩，還有文學唱和的溝通，婚後的夫妻生活恩愛高雅而甜蜜不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聚少離多，李清照必須經常忍受與丈夫分離，孤守閨中寂寞，而為了排遣離愁別情，她填下了許多相思之詞，例如寫深秋時節思念丈夫的〈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窗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就字面上來看，薄霧濃雲、夜半初透似在寫景，卻因為首句的「愁」字，與第五句的「涼」字，扭轉詞作情韻，賦與景緻沈重的感傷情緒。事實上，從早到晚籠罩薄霧濃雲的人們怎能不愁閉難捱，而明明是佳節時分，偏偏有人孤獨地倚著紗帳內的玉枕，直到夜半還無法入睡，於是「涼」意是實指外在環境，更暗寓影單獨宿的冷寂。接下來把時間從夜半推到黃昏，將空間由屋內牀枕拉到屋外黃籬，看似斷裂，同樣盈袖的暗香卻又巧妙地縫合二者，雖然瑞腦之香轉換成菊花香氣，但輕愁就猶如香氣一般絲絲縷縷，怎麼也斷不了。這種揮之不去，時刻縈繞心頭的情思最是難挨，銷魂、人瘦就是這樣被磨折出來的。可是李清照並不直說自己消瘦，反藉輕捲窗簾，與菊花照面的無意動作映襯出受苦於離情別緒的沈重心境。據伊士珍《嫺嬛記》記載，李清照曾把這首思念之詞稍給了丈夫，趙明誠讀後感歎不已，自愧不如，為了勝過妻子，於是閉門謝客，廢寢忘食，三晝夜填詞五十首，將李清照的這首詞摻雜其間中，請友人陸德夫前來品評優劣，沒想到陸德夫玩味再三，卻說「只三句佳」。這故事或許不能盡信，但「莫道不銷魂，窗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三句確實證明了李清照不讓鬚眉的填詞實力。

如同文章一開始所說，時代鉅變屢屢驚碎世人美夢，「靖康之難」發生之際，趙明誠侯守在淄川，建炎二（1128）年秋天又出任建康知府。李

清照則將已整理好的十五車貴重文物押運南來，在兵荒馬亂中，渡過淮江、長江，終於來到建康與丈夫會合。至於那些來不及運走的十餘屋書籍古物就這麼化成了煨燼。次年春天趙明誠失職被罷官，後來又被任為湖州（今浙江吳興）知府，為了領命赴任，不得不獨留李清照在池陽（今安徽貴池）。怎料趙明誠竟因旅途勞頓，身染瘧疾，病在膏肓。李清照得知，急忙乘舟，日夜兼程自池陽趕至建康，卻依然挽不回丈夫的性命。趙明誠的驟逝，對國破家亡，淪落在外的李清照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何況兩人鶼鶼情深，現實與精神上的雙重打擊，料理完趙明誠後事李清照再也挺不住，大病一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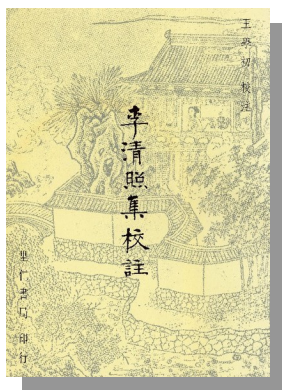
據〈金石錄后序〉記載，之前趙明誠在池陽告別時，曾特別囑咐李清照「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忽忘也。」大病初癒的李清照，便攜著夫妻兩人視為生命的書籍金石、器冊綢褥先是投靠奔趙明誠的妹婿，後來又轉依弟弟李迒，生活始終依然貧苦無依，故而不得不在紹興二（1132）年再嫁張汝舟。張汝舟為毘陵（治所在今江蘇常州市）人，崇寧五（1106）年進士，兩人婚後感情並不融洽，很快便離異了。丈夫去世不到三年被迫改嫁而失敗，加上極力珍護的金石古玩也在兵荒馬亂下漸次喪失，一方面抒發對亡夫的思念之情，一方面亦追憶舊時蒐集、校錄金石文物的種種往事，李清照寫下自傳性甚強的〈金石錄后序〉，為後人留下對其生平理解極具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也因此，自後一直到去世之前，李清照的生平大多湮沒無聞，只知她曾重整趙明誠的遺作《金石錄》，將之進呈朝廷，打算收教女學生，不過似乎並無成行。

應是禍福難料吧！雖說國崩家毀，顛沛流離的孀婦際遇確實為李清照帶來了無盡苦難，然而也因為不斷的磨難鑄鍊，使得她能從閨閣少女走向現實人間，從夫妻情愛轉視國愁家恨，從無憂天真變為痛楚深沈寫出宋代之前女作家較少觸及的家國經驗與情懷，不但開出自己創作的高峰期，搏得後人一致的讚揚，也為自己，為女性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上一席之地。南渡後的作品有詩亦有詞，無不透顯著李清照憂國傷時，思念過去的沉重心情：

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夏日絕句〉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霄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帘兒底下，聽人笑語。〈永遇樂〉

眾所周知，倉皇建立後的南宋並非即享太平，首先必須面對的仍然是戰

與降的抉擇。正當主和意見略佔上風，李清照卻寫下〈夏日絕句〉，借烏江邊項羽自刎的場景明確傳達自己堅決主戰的立場。漢高祖劉邦曾讚許蕭何、張良、韓信都是「人傑」，而「鬼雄」字面讀來是指鬼中的英雄，但屈原〈九歌·國殤〉說為國犧牲的將士成了鬼雄。可見為國竭力盡忠，從容就死才是李清照認為的英雄本色，所以她不以成敗論英雄，盛讚項羽寧死不願忍辱偷生的錚錚鐵骨，以此譏刺那些投降逃走，苟安偷生的人事實上，其他如〈詠史〉、〈題八詠樓〉等詩皆能讀出李清照肆無忌憚的家國情懷，說明了女子眼光不盡然只沈溺於男女之愛，夫妻之情。人至晚年特別飽受滄桑經歷，總是更喜歡，也更容易跌入回憶，藉由摩挲追昔試圖暫且擺脫當下種種不快，忘了現實的沈重壓迫。〈永遇樂〉以汴京的元宵佳節作為凝聚記憶的焦點，如夢如煙的「中州盛日」和「如今憔悴」的艱難歲月互為對照，過去愈繁華，愈呼朋引伴，便愈反襯今晚此時之怨愁與孤清，進而拉出個人與整個時代早已昔不我予的滄桑悲感。一句「人在何處」的茫然追問，精準地道出國破家亡者的不知身在何處，既是現實際遇的如實指控，也是心底飄泊的無依坦訴。原來無論外在的地理疆域或內在的心靈圖誌，我們的女作家李清照都已成為永遠的異鄉人，以致連參與元宵歡樂笑語的力氣都沒有。如果說回憶是為了排遣愁端，那麼顯然〈永遇樂〉並沒有為李清照帶來更多的快樂，相反地逼生出心力交瘁，風鬟霜白的現實真相。而這種怎麼排解也迴避不了的沈重悲愁幾乎迷漫於李清照南渡後的大部分作品，可見天翻地覆的時代劇變為其帶來多大的身心創傷。



說起李清照的文學成就，恐怕大部分的人只注意到她的填詞創作，驚歎其不讓鬚眉，足與男性詞家平起平坐。其實李清照能作詩、填詞、寫文章、創作文賦，兼通音樂，工於書法、繪畫，甚至就像之前所介紹的，在金石古玩的鑑賞上亦是個行家，稱得上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女性文學家。她的文學作品，南宋刊行了包括詩文詞賦十二卷的《李易安集》和詞集《漱玉集》，可惜久已失傳，目前流傳的《漱玉集》已不是宋代原書，留下來的詞

也僅約六十首，幾乎是李清照一生際境的如實寫照，我們從前文生平追溯已見識到其填詞功力與創作才氣。此外，七首專題詠梅詞不但寄寓著李清照強烈的身世之感，同時也是備受讚賞的佳品。例如〈清平樂〉便概括了一生賞梅經歷：「年年雪裡，常插梅花醉。揜盡梅花無好意，贏得滿衣清淚。今年海角天涯，蕭蕭雨鬢生華。看取晚來風勢，故應難看梅花。」從早年的插梅歡樂、到中年的搓梅淚落，到如今恐怕連梅也見不著或者說賞梅者自己也無心觀賞，在在透露著家破人亡，流落異鄉的李清

照，飄泊孤苦的老年心情。

李清照的詩今天可見的只不過寥寥十幾首和一些殘句，都作於南渡之後，所以充滿國仇家恨的悲慨基調。尤其李清照擅長以古諷今，也就是借歷史題材暗批現實時政，往往透顯出不凡的詩才和史識，可惜多被詞名所掩蓋，後人幾乎忽略了她的詩篇，甚至不知道她也能作詩，也有佳作流傳。至於文章，〈金石錄後序〉原為說明《金石錄》的內容與成書過程，敘述當年夫妻蒐集金石、字畫、書籍等文物之不易，但其間所穿插往事歷歷的深沈摯情反而取代介紹金石文物的學術氣味，寫出痛失丈夫後晚年流離困頓的淒苦、悲哀。李清照還有一篇足以體現其詞學觀念的〈詞論〉，此作中她不僅對前輩詞家如晏殊、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創作優缺點加以總評論，並且強調音律的重要性，提出詞畢竟不同於詩的看法，親身印證女子也有自己觀看填詞創作的獨特視角。此外，〈打馬賦〉和〈打馬圖序〉成於紹興四（1134）年避亂金華，與〈打馬命辭〉十一則可以合而讀之。據宋濂《學士集》的記載，明人陳傅良藏有易安畫〈琵琶行圖〉、《太平清話》也說莫廷韓買得易安畫墨竹一幅，想來李清照的畫應該受到某種程度的喜愛，繪畫藝術自是不差的。

追蹤李清照的一生經歷與文學創作我們不得不承認，若不是自幼書香世家的教養薰陶，若不是婚後夫妻生活的恩愛合鳴，若不是北宋國破家亡的悲愁憤苦，恐怕蘊釀不出中國文學史上這麼一顆耀目的女性作家就因為這一連串的偶然撞擊，益發顯得李清照的難得珍貴與令人驚異。當然我們也不能輕忽與辜負了作家自身的才能與努力，或許該這麼說，確實是比其他女性幸運而多舛的生長背景、人生際遇將李清照推上寥寥無幾的女性文學舞台，但如果缺乏主動的才氣回應與苦難承擔，只怕白白糟塌了這一閃即逝的台上光芒。李清照的特殊在於，雖是被動地跨越女性總是被限於閨閣的生命經驗，卻能夠擅用先天與後天的優勢，從個人遭遇與時代亂離之中創造出無關乎男女之別的文學篇章。女子固然享受，或者說受苦於細膩而深婉的夫妻情愛，同樣也沸騰著家國激情，憂憤山河興亡的未卜命運。正是這一點贏取歷代男作家毫不吝嗇的稱讚，認為李清照的才華、文采即便在男人中也不多見，把她和李後主並列為詞界的男女皇帝，所謂「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更是清代李調元在《雨村詞話》中獻給李清照極高的稱譽與敬意。

相關書目、網站：

《李清照集校註》，王學初，台北里仁書局，1982。

《李清照集箋注》，徐培均箋注，上海古籍，2002。

《宋代女性文學》，蘇者聰，武漢大學，1997。

《女性詞史》，鄭紅梅，濟南山東教育，2000。

「網路展書讀」：<http://cls.admin.yzu.edu.tw/newright.htm>

「點絳脣－宋代婦女生活」：<http://libweb.zju.edu.cn/renwen/Site/women/>

「宋代才媛－李清照」：<http://www.contest.edu.tw/87/endshow/1/huangch/index.htm>